



## 恒、屏、嘉地區藥材加工、調查 及標本採集記

那琦 邱年永  
謝明村 張永勳

### (一)出發心情愉快，肩負責任重大

歲末人們忙碌著準備過農曆年的氣氛之下，積極籌備此次恒、屏、嘉地區省產藥材的加工調查及標本之採集事宜，承蒙鄭院長之批准，即行辦理入山名冊及公函，整理採集工具。此次工作主要目的，乃筆者之一謝明村副教授、張永勳助教的碩士班畢業論文蒐集材料及實際瞭解藥材加工的情況；由中國藥學研究所筆者四人組成。年假過後參加學校團拜，未等結束急忙背負裝備趕往台中火車站，乘購買好的九點五十五分對號快車南下，至屏東吃過中飯等待屏東縣警察局下午上班辦理屏東縣境由各山地鄉入山手續，承安全室王科長的幫忙順利辦妥，即趕往恒春，搭乘公路車，於暮色蒼茫中繼續進發，抵達恒春時，早已萬家燈火了。我們預定調查採集地區，包括三個地區：(一)恒春地區：滿州、長樂、四林、分水嶺、赤牛嶺、石門、牡丹、東源、楓港、草埔、林場、壽岫。(二)屏東地區：內埔、佳義、涼山、水門(三地門)。(三)嘉義地區：南庄、三界村、中埔(農業試驗所)、溪心寮、觀音瀑布、管真寮、水道等地。

### (二)訪台灣山藥加工創始人，聆洪時鐘老先生奮鬥史

山藥(薯蕷)為本經上品，已知其加工使用的歷史悠久，而台灣山藥(台灣中藥市場名「淮山」)加工創始人，首推這位無師自通、苦學成功的洪時鐘老先生，自稱對山藥加工已有五十餘年的經驗。今年八十二歲高齡的洪老先生，雖然步履維艱，又患有氣喘病，但精神仍然很好，從屏東來到恒春，由親人扶著，坐在椅上主持恒春山藥的加工，興趣不減當年。台灣各地山藥的加工，最少不下一二十家，但其製成的品質和外觀皆不能望其項背，所以每年都由台北的吉元貿易行委托他來加工，據說今年生產的情形非常之好。洪老先生說：他原籍澎湖，十六歲時隻身來台，最初在鹿港落腳，當一名藥店學徒，四年後轉嘉義，當時日據

時代醫藥從業人員資格亦受到相當的限制，深感再繼續當藥店學徒已無前途，乃與朋友合夥到恒春以北的車城定居，販賣布匹，走遍屏東、東港一帶。偶然的機會，發現屏東石斛與當時香港進口石斛相似，因而興趣復燃，再做藥材行，就以此種石斛充港貨的石斛，賺了不少錢，從而收購批發省產藥材，並開始做山藥加工，乃台灣山藥加工之始。同時並發現台灣黃精，而予以加工出售，並研究山藥的加工方法，一再失敗，歷數年苦心研究，才獲致成功。嗣後有一些在他店裏的工人離開他的藥店，仿照他的加工法，但由於他的製品其品質與外觀俱佳，因此當時日本的藥政官員准予他一家加工，不准其他家仿做。至今有了五十餘年加工經驗的他，極其樂觀地說在加工方法上，仍然不斷研究改進，從前需要七台斤生根才能做一台斤淮山，現在祇需五台斤多就可以製得成品一台斤，他說是大成功！關於洪時鐘的一生，我們擬另文詳撰他的傳記。

### (三)詳查山藥加工，簡述加工方法

台灣產主要的山藥原料即恒春山藥 (*Dioscorea doryophara* H. N. O. E.) 不但品質優良，產量豐富，加工成品亦稱「淮山」<sup>(1)</sup>，除自給自足外也大量銷售東南亞、日本、香港。此種自生於屏東以南山地再生林及耕地餘隙地中，由種子發芽至長成可加工的擔根體 (rhizophore) 約二三年至四五年之久，即完全採自天然野生者，曾有當地居民移植平地試種均未成功，因此若今年大量採收加工，則翌年產量勢必減少，無法以人工栽培補助，造成間歇性的產量，故人工栽培之試驗勢必在行。此次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考察恒春各地的加工方法與品種上的差異，雖然遍走各地山區，觀察其分佈情形，由於季節關係，也僅僅看到掛在樹梢上面的乾燥蒴果而已。據筆者之一那琦曾詳細調查報告台灣分佈之山藥計本種、變種、品種，或新型 (new type) 等為數三十種以上，我們希望有機會在山藥生長期間 (3~8月) 再作詳細的調查。

【註1】淮山，泛指台灣省產山藥。山藥本名薯蕷，山海經名薯蕷，據現代文獻，我國大陸所產 (*Dioscorea*) 薯蕷屬植物六五種，台灣地區所產者據作者調查不下三十餘種 (包括本種、變種、品種、新記錄種以及新型 (New Type))。大陸所產薯蕷屬植物中，以 *Dioscorea batatas* (懷山藥) 為主，其主產地為懷慶一帶，惟中藥業者將其產地之範圍擴大，泛指淮水流域 (事實上不限此一地區，各省若干地區均有栽培，日本及台北市郊亦有栽培)，台灣中藥業者，將「淮山藥」簡稱為「淮山」，是以今日台灣中藥市場所稱的「淮山」均指台產山藥而言，與大陸的懷山藥的原植物種類不同。

作者之一那琦，於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在日本京都大學進修完成「台灣產山藥之生藥學研究」論文，得到該大學博士學位，嗣後並將論文中之本草考察部份翻譯成中文刊載於「勝昌藥誌」四卷四期 (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其懷山藥與淮山藥以及淮山等名稱的演變，早已有詳細之說明。

關於山藥的加工早於數年前已有報導 (詳見著者等；山藥的栽培與加工，中國醫藥學院醫藥學苑第十五期)，此次拜訪恒春洪老先生的山藥加工廠，獲悉在加工方法上已有若干改良，使收穫量增加了30%。首先我們尚未進入工廠，遠遠地就看到了廣場上曬著雪白色的各種山藥的加工原料，進入工廠裏面，便看到加工枱上坐滿兩排女工正在工作著；後來我們花了一天半的時間 (包含一個晚上) 把加工過程全盤了解，茲就將我們實際所看到的加工步驟簡述如次：

- (1) 將山藥由女工用特製的小刨子大致削去外皮。
- (2) 把裝入一箱箱 (魚市場販魚用的粗製長方形箱子) 疊成一堆，放在四條木棍上面，使下面保留空隙，用黑色的塑膠布蓋妥，上面留著幾個小洞透氣 (代替燻箱)，在上述的四根木棍的中間，放置硫磺燃燒盤，每次量鮮山藥1000~1500台斤，用硫磺2台斤，分作4~5次點燃燻蒸一晝夜。
- (3) 除掉塑膠布，由箱中取出燻後的材料，曬至七、八分乾，用水洗淨。
- (4) 洗淨後再用硫磺 (SO<sub>2</sub>) 燻蒸，使其潔白。
- (5) 用蒸籠蒸炊一小時半，適溫約60°C，以驅除殘留在材料中的SO<sub>2</sub>，取出後用麻袋覆蓋，使其慢慢放冷。
- (6) 將軟硬適宜的材料放在工作台上，用長方形平滑的木板一一將材料轉動延展使直，一部份濕者趁濕再予曝曬。然後用小刀刨圓 (主要是由於用小刀挖去根部的根痕)，再度切去頭尾，用木板展延使直，便成了如粉筆樣的圓柱形。
- (7) 按長短粗細，分成若干組，置於通風處陰乾 (切忌曝曬，否則裂開或變色)。
- (8) 放在棚架上陰乾後，再放入木製的旋轉箱中互相磨擦使生光澤，加工即告完成。
- (9) 分別品級，包裝出售。
- (10) 依形狀大小分成一二三等品級，全部加工程序約三週之久。
- (11) 去頭尾及削下來的碎片，直接銷售藥店或特約藥店製藥粉，以供調製六味丸或八味丸之用。
- (12) 其殘滓外皮等，賣給養豬人家，乃是最富營養的高級飼料。

由於洪老先生是台灣山產加工的宗師，所以我們特別重視他老先生的加工方法，仔細去觀察他的加工過程，花了一天多的時間連著夜晚守著，把完整的加工法全部瞭解了，乃是我们十天的工作當中一大收穫。

### (四)恒春古蹟四城門、朱唇烏齒檳榔嘴

恒春城建於光緒元年，乙亥 (1875)，早在二十年前，城垣仍然完整，近十餘年前由於開闢馬路，部份城牆被拆除，而東、西、南、北四城門尚存。就南門的門樓立有長方形的字框裏橫寫著「南門」兩字明顯無缺，右方一排小字寫著「光緒元年季秋月建」。光緒元年即西元1875年距今 (1976) 已101年了。據筆者之一那琦早於二十年前來恒春時還可以在城牆上走一圈兒，當時城垣保存尚好如初，曾於訪問當時詳細考察其史料，如今南門適縱貫公路首當其衝，把兩邊的城垣夷平成爲圓環、街道，除孤立的城門及左邊見於零亂的堆砌

外，未睹有一點古蹟的踪影。西門順著門口是一條街道，尚保留著兩邊的城垣，唯其附近皆擠滿了商店和住家，已看不到它的全貌了。北門亦是通過城門形成一條街道，兩邊也建滿了住家，城門上長滿了雜草，似無人注視過。東門是四城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還可以看到城門兩翼延伸長長的城垣，此城距離恒春鬧區較遠的郊外，附近僅築有零落的人家，所以破壞性少，只是城垣上長滿雜草和小灌木，也都未曾人去修整過似的。恒春四城乃是清朝最後建築的一個城，當時是爲了防衛附近牡丹社番人的侵襲而建築的。古蹟乃是我們祖先遺留的文物，實不容再予破壞。前些日子曾見報爲了建社區欲廢其城垣，保護古蹟文物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盼望政府應該加以重視！恒春有一處古蹟，位於西門與北門之間，即恒春鎮的西北角，是一天然聳立由珊瑚礁而形成的岩石，形狀獨特，上面還長著一顆大榕樹及其他小樹木，依靠山洞建築一座小廟，香火鼎盛，聽說靈籤很準，廟後兩旁石壁橫雕兩行字，右邊是：「石洞天成」，左邊是：「威振臺陽」。廟之左在珊瑚礁上刻了恒春知縣所題的一首詩：「貓鼻龜蛇峙海邊，三台高聳入雲嶺，龍吟雨化潭心月，虎嘯風清岫口煙，牛背躬耕歸野徑，馬鞍誰著出塵鞭，千秋洞鑿封侯蹟，雄鎮東南半壁天。」接左一行小字是「光緒戊寅元旦 梅州梁燕題并書」，光緒戊寅年是光緒四年（1878），晚於恒春建城三年，距今已經98年了。詩句之前本刻有細字數行，歷久已漫患不能辨，數年前將詩句的字句，用紅色油漆一一勾繪而出之，俾易於判讀，並在前面細字上面寫上「恒春八景」四字，以作爲詩題。近年來把小廟修改成大廟，廟壁上並刻上謝主席及名人題字，料若干年後必然成爲新的古蹟了。

嚼檳榔之風，依我國本草上記載其歷史頗早，遠在唐朝即有之。如唐本草：「荔條曰：「葉合檳榔食之辛而香也。」本草綱目亦有載：「荔，今兩廣滇南及川南渝瀘威茂施諸州皆有之。彼人食檳榔者，以此葉及蚌灰少許同嚼食之。云辟瘴癘，去胸中惡氣。」日據台灣會不止一度禁食，因嚼食吐出之汁呈朱紅色，隨地吐置有碍環境衛生及觀瞻。光復後政府亦有議處勸導勿食，但人們對其嗜好早已成習，仍無力阻止，近年來此風有增無減，風熾益盛，並爲結婚禮俗中不可缺少的粧奩之一。而恒春嚼食檳榔之風盛冠於全省，市場街道處處有之，購食檳榔及荔葉皆以斤論，買回家自己配食，不像其他地方買檳榔是論個計的，雖然也有幾家賣做好論個兒計數的，據說是僅爲賣給外來的遊客的。他們不但在工作時無休止的嚼食，即使在晚間休息時，無論男女成人晚間一坐下來，在膝上便放著一個鐵盒子，裏面放有檳榔、荔葉（老葉仔），一小罐子的石灰（他們很少人用兒茶），一把小刀，全部是自做嚼食，一面聊天一面吃檳榔，此時此景，別有一番南島的風情畫。

恒春的檳榔早市是很有名的，著者之一那琦，自民國四十五年開始，爲了採集調查恒春山藥，六年之內曾來恒春四十幾次，對於恒春近二十年來的今昔，可以說是如數家珍。恒春的檳榔之大，集中於早市上，其數量之多，比其他地方尚不多見，那時候恒春的香烟銷路不廣，反不如嚼檳榔的人多。近年來稍稍差些了，可惜此次來沒有趕上早市的生產旺季。

吃檳榔的人的朱唇可能是最原始的口紅，牙齒也會因而著色，在清末時期，某些地區以烏牙的最美，現在由於時代變遷，審美的觀念也就不同了。

### (五)初登分水嶺、遠眺太平洋

我們一方面調查藥材的加工情形，一方面欲瞭解加工藥材之原植物，每天把時間作適當的分配，早上進入山區採標本，下午晚上看藥材加工，可謂一舉兩得，同時還可以爲本所其他研究論文題目順便採集標本。分水嶺是恒春公路局沿東海岸北上的一條路線的終點站，地當中央山脈尾端，海拔大約200~300公尺，是爲台灣半島山脊之沿線，山脈東西兩向傾斜，河流向兩方分開，東流爲九棚溪，西流爲四重溪，居高臨下，可遠眺白茫茫的太平洋。來此之目的即是採集植物標本，下車探一下地理環境和方位，然後找到一條登山的小徑，平地是大好天氣，可是這裏昨晚下了雨，山腳下泥濘難行，鞋子褲管沾滿黃泥。但我們採標本的興趣極濃，不久即採滿一採集箱，計有爵牀、車前草、土茯苓、四葉連、兔兒菜、崖椒、董菜、野牡丹、咬人貓、七里香、台灣魚木、華南木防己、山梔子、小顛茄、決明子。

回程中，在滿州鄉下車。今天的滿州鄉有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滿州戲院，加以海邊的佳樂水已闢爲觀光區，已日見繁華之中，非復二十年前的情況了。記得大約在四十六七年前左右，那琦第一次來滿州鄉，乃是由於在恒春公路局車站上，看到有通往「滿州」的車次，引起了好奇與鄉思，利用工作餘暇順便搭車一行。那時候的滿州鄉是筆直的一條大街，還沒有電燈，街尾有座不太大的廟，有考據癖的人大多喜歡到廟上看一看看有無碑文匾額，以考證建廟年月。廟裏很簡單，香案上有左右兩個籤筒，一個是運籤，一個是藥籤。它的藥籤編有號碼。村人生病，無醫師可訪，只有拜神求籤之一途，拿到藥籤之後，便到街上唯一的一家中藥店去按號碼買藥。這一發現引起了興趣，數年以後又曾請馮順賢先生（他在恒春鎮山脚路一號開廣生行中藥店，並作山藥加工）用機踏車帶我到赤牛嶺上的關帝廟（鎮南宮）訪問尼姑，把他們那一本藥籤本子（處方）加以考察研究。嗣後才知道，不但鄉下地方的廟裏有藥籤，就是在台北市的若干廟裏也有藥籤，看來又要查一查台灣府志了。究竟台灣境內那一座廟是最先建成的，可能也就是把福建的藥籤首先帶來台灣的。北醫藥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修學旅行時，我請蔡靖彥和郭燦文兩君，把北港媽祖廟的大約四百張藥籤代爲蒐集起來，至今仍然保存在北醫。

滿州鄉命名的由來，乃是日據時代把本地土住排灣族土語的名稱，由於發音相近而改稱「滿州」，這樣一來使「皇國的臣民們」便不會忘記「滿州」這一片沃野了，此地與滿州可謂毫無關連。二十多年來，旅行台省各地，如果要尋找滿州文或滿州人在台灣遺留的痕跡的話，已發見了兩處，一個是台南市的孔廟，門前有「文武官員至此下馬」的石刻豎牌，是用漢滿兩文寫的，這是清朝時期全國一致的形式，在東北的孔廟，是「滿漢文武官員旗民人等至此下馬」的文句。還有一處是宜蘭市內的文昌廟，其中的木刻牌位「文昌帝君之神位」是漢滿合璧的，滿文是自左而右立書文字，漢文是自右而左的，因此所有漢滿合璧的文字，都是滿文在左，漢文在右的。

從恒春城東門上遠眺，平坦的山坡，一座無邊的草原，很像是故鄉的松遼平原，不能不有思鄉之念，可惜現在已把城門邊的城牆打通，作爲公路，已無由登城了。

這許多年來，爲了採集山藥標本，涉水登山，幾乎走遍了全島，記得四十七年間，曾寫過一首不像詩的歪詩。

負囊拄杖走峯巔，野鶴閒雲任往還，豈爲尋芳觀美景，只緣濟世覓淮山，村農渾樸恣談

笑，山女無邪話地天，採藥採風兼問禁，年來足跡遍台灣。

#### (六)浩氣長存古戰場，世外桃源牡丹村。

雖然屬於亞熱帶的南台灣，春天早晚仍然透着寒意，也許今天起來特別早的關係，由於前一天晚上把當天採集的標本整理好後，商討今天的工作計劃，爲了打算深入山區，所預定花費的時間也比較長，所以今天起床特別早，不到七點就趕到車站，乘坐恒春開往東源線的公路局車，爲了通過入山檢查辦理手續之便，把車票買到石門站，車子過了四重溪後，從左邊的車窗向前方望去，便可以看到一座小丘上的山頂，聳立著一座白色的紀念碑。這裏就是當時一群牡丹社的山胞爲了抵抗日人的欺凌，在這兒奮勇抗戰而犧牲的聖地。政府爲了使國人永懷此一浩氣長存的事蹟，特立碑紀念。此一地區有四重溪溫泉和石門古蹟，早爲遊覽勝地。以前也曾與本院甘偉松教授來此採集標本無數次，四重溪乃是因爲有四條溪在此附近會合而得名，亦是本省有名的溫泉區之一。其開發極早，因此前來遊覽的人很多。遠望石門兩山對峙，中間是一道峽谷，像一個門戶，形勢險要，也是通往裏面各番社之唯一的必經之路。兩山對立部分是直立的岩石峭壁。據說當時山胞們爬上了兩山的峭壁，以防守日軍的進攻，雖然，佔了優勢，但終不能勝過火力強大的日軍，傳說當時；雙方開戰後每當山胞放槍射擊時，日軍即隱蔽伏下，未曾有戰場經驗的山胞，以爲日軍是被擊中而倒下去的，但待山胞彈藥用盡時，日軍一擁而上，山胞終致全軍覆沒，留下了悲慘的史蹟；我們乘車從石門古戰場通過，加深了追懷烈士的情緒。

石門站就是石門村，在從石門古戰場往裏走約2公里處，是一塊開闊的盆地，在這昔日的「番社」中，現在雜居有一部分平地人，形成一個相當大的村莊，有一所國民小學。我們下車後即往警察入山檢查哨辦理入山手續，就在檢查的壕溝邊，看到了一大串纏在樹梢上已經枯乾的恒春山藥蒴果，試尋找它的根部，祇餘土坑，已經被人挖去了。另外有一株正在開花結果的番婆怨，拍過照片後即往前趕路，沿着公路旁採到樟、白埔姜、華南木防己、土茯苓、絡石、白花藤、嶺南白蓮茶、老公根。不知不覺已走到下一站，原來預備在這一站乘車到牡丹村的，但距下班車還有50分鐘，打聽結果時間上還可以趕到下一站——中正路口，但往前走了幾分鐘，隱約看到「之」字形的公路就在前面的山頂上，適逢一位山胞告訴我們可以超捷徑走上去，未曾有爬山經驗的謝明村有點猶豫了，終就還是冒險往上爬，在這急上坡的羊腸小道上未及四分之一的路程，則大家已是氣喘如牛汗流浹背，加上剛下過雨的泥濘路，每踏一步就滑回半步腳才能站穩，確實寸步難移，體重九十公斤的那琦，和未吃過爬山苦頭的謝明村，真有些吃不消，只好把裝備委給邱年永背負，並隨處採集標本，這裡採到了扛香藤、九節木、麻風樹、台灣魚木、魚藤、九頭獅子草、拘那花。到了山頂上大家已經心疲力倦，停下來擦把汗，手帕可扭出滴水，這種感觸是常坐在辦公室的人體會不到的。歇了一會兒，幸逢一部採買的軍用卡車上來，我們舉手示意，車子停下來讓我們上去，在蜿蜒崎嶇不平的山路上，經過了半小時的顛簸搖晃，終於到達了牡丹。

牡丹是隸屬於牡丹鄉的牡丹村，是一個低凹的長形山谷，想不到在這種深山裏面，還有這一塊那麼好的田園，真是世外桃源，這裡本是有名的山地村，近年來也有一些雜居退伍軍人，有幾家雜貨店和簡陋的麵店，外客來要好好的吃一頓倒不容易，甚至祇能供給你泡一下“生力麵”充充飢而已。所謂牡丹社據說是當初山胞發現此地方時，山上開滿了牡丹花。我們聽了這個故事後，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一直打聽所指的牡丹花到底是什麼植物？一部分居

民指爲 荷科的白蝴蝶花(薑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koen, 爲牡丹花, 後來真正的問到了當地山胞始證實, 他們祖先所稱之牡丹花乃是野牡丹科的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植物, 夏季開花, 花徑約6公分, 花瓣紫紅色或粉紅色, 秀麗, 媲美牡丹花。野牡丹根本省充作王不留行之藥材, 用爲傷科藥, 如與人參同煎可治心臟病。由於翻山越嶺經過了森林密布的公路, 如到了牡丹便是一片開朗的青山翠谷, 使人們乍見之下感覺就像讀到桃花源記所描述的情景一樣, 翠巒、碧水、幽靜、無華、安樂的小天地。

在這裡我們候車準備往前站東源的幾分鐘內, 認識了一位牡丹國小的李允若老師, 閒聊之下, 見我們是採藥而來的, 大概是興趣相投吧? 慷慨地把他在當地治癒過百餘人毒蛇咬傷藥方告訴了我們, 處方是雙面刺、白馬蹄、埔銀仔、刺公母、菖蒲、釣藤、山澤蘭、淡竹葉等八種植物水煎後加酒服, (筆者擬另文詳細報導) 乃是我們來牡丹意外的收穫之一。

#### (七)東源環山如翠湖，旭海風光無限好。

由牡丹往東源的公路局車票是2元5角, 路程約5公里, 東源四面環山, 圍成一個小小的盆地, 田裏綠油油的稻田, 環繞著青翠的山巒, 嬌翠欲滴, 清新可喜, 整個東源看來像一個碧綠的翠湖, 東邊有一個半人工的貯水塘, 湖面碧綠, 微波盪漾, 和湖邊古木相映成趣, 風光綺麗, 有如世外桃源, 確實是一個風光很美的地方。

從東源東行8公里即旭海村, 乃是新闢的觀光區, 去年寒假救國團曾在這兒辦自強活動, 我們雖然到了近它的邊緣, 却沒有時間前往遊覽一番, 因爲我們的目的不是在遊山玩水, 如這次到了恒春也未去墾丁公園攬勝, 志在採藥而不是觀光。然我們從東源順著新闢的道路一路採集, 到了山頂, 遠眺旭海鳥瞰它的外貌, 傍山依水, 面對著遼闊白茫茫的太平洋, 背負著起伏的山嶺, 奇形怪異的天然珊瑚礁, 不外是一處很好的遊覽勝地。

這幾天走遍台灣南端各處山地, 發覺除了低凹處開闢有農田栽培農作物外, 而山坡也只有零星種植檳榔而已, 很少開發具有規模的農場栽培經濟作物, 可能是因地理環境和氣候的關係。諸如多風而強, 雨量分佈不均爲其主因, 惟近年來林務局計畫將原始林砍伐, 重新造植較有經濟價值的樹種, 然尚保留相當的自然林, 對原始植物之種類和維持自然狀態, 相當豐富而珍貴, 乃是研究植物採集標本非常理想的樂園, 只可惜我們沒有充分時間深入探求。我們沿著往壽岙的公路旁採到了大海金沙、大頭茶、槭葉止血草、野牡丹(還有發現其他多種之野牡丹科植物)、薯榔、六葉野木瓜、華八仙花、江某、紅苞鴨跖草、草薺、台灣七里香、烏蕨……等。

#### (八)五風十雨皆爲瑞，萬紫千紅總是春。

一般人都知道每當冬季來臨時, 新竹風那種冷風刺骨的勁兒, 與基隆、宜蘭的兩名聞於寶島, 而從楓港恒春的落山風也不亞於新竹風潑辣。今年的元旦邱年永與張永勳同坐一部機車, 在枋山與楓港之間的公路上奔馳, 親身體會到那一陣風來襲之時, 有被吹倒之勢, 幾次宿泊於恒春旅社, 那強風吹襲著門窗樹梢有如小颱風一般, 據當地居民說每年秋末至春初吹這種落山風達四個多月之久, 最大風力達九級以上, 偶而也會樹折屋倒, 可見落山風之名並非虛傳。事實上落山風不僅是楓港, 而是中央山脈到了南端枋寮以南緊靠著海邊地區都有這種季節風。我們好奇的問當地居民: 海邊吹的是海風, 怎說是落山風呢? 他說不是, 是由山下吹下來的。蓋本省冬季吹的東北風, 是大陸氣流直衝台灣北部造成基隆在冬季漁船不能出海作業, 直襲新竹地區沒有屏障的新竹風, 從海上挾帶水氣撞上了北部中央山脈而停滯下的

宜爾雨，那麼這段時間的氣流由台灣海峽向南延伸直接衝擊南部的高山，反而回頭向低處吹，即由山裏向平地沿海吹襲形成這種落山風，由於每每氣流的來襲，風力極強，故不適宜種植各種水果，乃是該地區見不到水果踪影的主因。然落山風仍能帶給這一地區的雨水，嘉惠於恒春地區冬季農作物，也特別適合洋葱的栽培，因洋葱最忌晨霧，由落山風氣流之流動不致於形成晨霧，所以成爲本省洋葱專業區，每年的出產除自給而外，還可以大量輸向國外。

#### (九)雙流探得馬兜鈴，壽岫採藥入密林。

去歲由那琦率領本院中國藥學研究所研究生陳忠川等四人，到台灣大學植物系標本館讀標本時，承高木村先生慨允將他新發現的新紀錄種馬兜鈴，詳告此種植物的生長地點。邱年永與張永勳雖曾於今年元旦到雙流附近，找到了它，也採集了標本，這次去壽岫往回走經林場、草埔之間，也發現了這種馬兜鈴，採回來一些標本，以供作研究之用。

壽岫是南迴公路至大武的中間站，乃是此段公路之最高點，海拔約200~250之間，此地森林也是零星地被砍伐後重新造林，但仍保留相當面積的自然林，因而生長著自然狀態的植物，也是調查研究植物的理想地區。我們一行四人選擇了一塊面積較大樹木茂密的自然林，懷著冒險的心情走了進去，希望能發現平時未見到的藥用植物，同時據說這個地區的毒蛇相當多，當地人深入山區都要帶著狗進去，因為狗一碰到蛇就會叫，以提醒注意，不致於遭到毒蛇咬傷的危險。我們走十多分鐘，進入林木茂盛、陰森晦暗的密林，不見天日，方向莫辨，人的足跡越來越少，愈走愈有一點害怕，未知走了多少時間，上了一座小小的山頂，見兩名青年山胞正在砍樹栽培香菇，我們向他們問路，知道走回去的方向後，說了聲：“Masalu”（謝謝），他們很驚奇地問：「你們從那裏來，怎麼懂山地話！」其實我們那裡懂得山地話，這幾天走遍各山地村，僅僅從山胞小孩子們學會了這句「Masalu」而已。然他們各村各族的話都不盡相同，就這句「謝謝」，牡丹村說「Masalu」，而瑪家鄉的佳義村說的是“Malimali”。離開這兩位山胞後，尋着了模糊的小路，對準著公路的方向走，可是未幾又走進了不見天日陰森森的溪谷裡，又一陣子令我們心驚肉跳，輾轉走了一個多小時，才看到一線光明，沿著溪流走轉了一個大彎，已經可以看到公路了，這時發現一棵枯木上長了一大堆木耳，採下來有一斤多。我們在這個森林區花了四個半小時，採到了遠在三億三千萬年以前就已經生存於地球上的最古老的植物松葉蘭，和一種杜衡植物，及一種非常美麗的野牡丹科植物，還有台灣油點草、乞食碗、銅錘玉帶草、長果藤、水冬哥、毛釣藤、粗糠柴、玉蝶梅、台灣百合，以及十多種蘭科植物。

#### (十)檳榔環村稱佳義，椰林夾道數屏東。

從屏東到恒春的公路，兩旁整齊地種植了椰樹，顯示南台灣的別緻的景色。公路車上放眼望去，襯托著落日餘暉，景象的優美，非身臨其境者無由體會。椰子汁不但可以解渴，清涼可口，味道很美，乃是解熱、利尿劑，治口臭，肝病。成熟的果實可作椰子餅乾、椰子夾心酥等點心，並可製椰子油以供工業之需。坐車從屏東南下沿著公路兩旁，處處可看到椰子攤，成堆堆積路旁，或一串串的掛在架子上，供給遊客購買，每台斤8角錢，若論個兒賣，小的一個15元，大的20至25元不等，一個椰子可以倒出椰汁約三至五杯，如果在市鎮上零售每杯10元。

佳義村屬瑪家鄉，原址本來是在笠頂山的山腰上，經過兩次的全村的大搬家始遷徙到現在這個山的山腳下，由於政府的德政使他們逐漸建立現代化的家園，從屏東市去佳義村有兩

條路：一經內埔鄉轉乘計程車（每程100~150元）直進村內；一由三地門下車轉計程車抵佳義村（每程80~100元）。我們五時起床，六時由屏東出發，乘公路車去內埔，由內埔這條路線進去的，遠遠看去佳義村緊靠著高高的山下，還籠罩著朦朧稀薄的晨霧，一片濃綠的檳榔，靜靜聳立著，看來多麼幽美，那琦為著研究山藥，曾來此地四十餘次，一到這裡便熟悉地直接進去見多年的老友，前佳義村長林文正先生，開門見山請他替我們安排採集山藥標本事宜，他請我們吃一頓豐富的午餐，並採到了大花曼陀羅，相思子，滿山香，山素英，黃金桂，倒地拱等標本。

#### (十一)佳義揮汗掘山藥，水門小駐看加工。

林文正先生約好了前會陪過那琦採山藥的那位山胞，帶了一把鋤頭，一把長柄的土鏟（專門挖山藥用的），從村子的左方向著急上坡的小徑往山上爬，還未到目的地謝明村一直落在後面，看他上氣不接下氣，滿臉通紅，汗流浹背，辛苦萬分，若不是為了追求知識，誰願意吃這種苦頭呢？已經登上高高的半山腰，到了一塊種植稀疏橡果園，這位老馬識途的挖山藥專家，開始大顯身手。我們連山藥枯萎的影子都未發現，他一下子就挖到幾條毛毛的山藥薯，展示在我們面前說，這個叫做Dalitco，由於這位山胞先生經常在這果園做工，所以那一個地方長著那一種山藥的位置他都知道，我們背著採集箱、布袋跟著他的後面跑，翻山越嶺，跑上跑下，一個早上挖到計有Dalitco, Daliteotco, Airingrod, Marutobo Macalajik, Tuoba, Voa, Sabito, Lavava, Carabra, Cavoket, Deledereb（這些皆為山地土名）。這裡的Dioscrea屬種類最多，可以說是天然的山藥標本園，只可惜時間不充分未能悉數採全，且非生長季節不能一一採到植物標本。還好我們把這十種地下莖全部帶了回來，種在藥園裡。

把各種山藥標本在林文正先生家裡繫好標簽拍過照片之後，請我們吃了中飯，即請到一部計程車（車費八〇元）趕往水門，我到水門村六〇號陳來福先生開的藥材加工廠，進去參觀，看到廣場上正曬著的各種藥材。這段時間，加工以葛根和山藥為主，據說自去年大陸懷山藥產地因水災而減產，只經簡單加工便輸向東南亞各地，叫做「毛懷」（本省中藥店稱作毛淮）。這一家也仿製一些毛淮，但也製作正常的「淮山」。據店東說全年收購加工省產藥材一百餘種，主要以山藥、葛根、桔樓、石斛、倒地拱（金鐘）、狐狸尾、金線連、一點紅、桑白皮、黃精等為大宗。

#### (十二)訪問宏興藥材行，又看南庄加工廠。

今天五點起床，乘六點十五分屏東開往高雄的火車，接七點二〇分的特快車北上，九點抵達嘉義市，即按計畫先拜訪前嘉義縣中藥公會理事長吳江河先生，承其介紹認識宏興藥材行店東呂藏興先生，見面之下始知與那琦早幾年前彼此認識，呂先生是熱腸古道之人，請我們吃中飯又打電話給他的朋友開車，接我們到水上鄉三界村，參觀他的宏興藥材行。在三界村的小街上，但他的店面很寬大，一進門便看到一大堆成捆的薄荷和仙草，聽他說銷售進口藥材和省產藥材有數百種之多，就薏苡仁一種，他設有能貯藏十噸之密封倉庫。他一直強調做良心生意，以平價出售，並銷售東南亞各國。他說自幼對醫藥便極有興趣，故發現薏苡仁在加工時摻石灰，對於薏苡仁功效並無裨益，尤其供食品用時，每斤含有1~2兩的石灰，是不道德的，並有不易煮爛之缺點，增加了消費者無謂的負擔，因此他把這一陋規改掉了，今天市場上的薏苡仁不摻石灰，要歸功於他的改進。在呂先生處我們看到了人工嫁接栽培的

桑寄生，是一件可喜的事，一般所用的桑寄生不限於桑上寄生的，宋代的本草大家寇宗奭曾加以指摘，認為非桑上寄生者不可用，今天既然能夠大量的嫁接栽培桑寄生，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目前市場價格每台斤三百元。有機會真想到栽培現場觀摩一番，以便進一步了解這種特殊藥材繁殖栽培技術。

位於嘉義市南方郊區的南庄，也有一個山藥加工廠，由呂先生陪我們去觀摩一番，這裡和恒春所不同的，恒春所加工的山藥原料取自Carabrá爲主，水門則以Aringrod，Dalitco爲主，並製造粗製品。毛淮”，而此地凡可供加工作准山藥，則以中部地區所產的罐薯和條薯爲主，和一些竹窩薯。總而言之，我們所見的山藥加工成品，無一處能比得上恒春洪時鐘老先生加工的精良，檢討結果原因有二：一是原料本身來源問題，一是加工經驗和方法的問題。

### (三)試栽山藥有同道，觀音瀑布採藥行。

我們今天拜訪嘉義中埔農業試驗分所王俠技正，王技正是甘藷育種專家，與那琦是廿年的老友。近年開始試驗栽培山藥，我們參觀了他的試驗苗圃，現在擁有alata系統之各品種，另外還有一種是從南美洲引進的山藥品種，由於志趣相投，彼此談得甚歡，並希望我們合作將各地採集到的山藥品種能夠寄到他那兒，集中試驗栽培，以便供作進一步的研究。王先生招待我們到他家午餐，他的大女兒是北醫藥學系畢業生，也是那琦的學生，夫人現在中學教書，庭院裡種了許多花草和藥用植物，都市中有田園之樂。王先生潛心研究，不計名利，學者風範大率如此。

觀音瀑布的位置在嘉義市東北方之觀音山下，在嘉義縣竹崎鄉境內，可乘嘉義縣營公車從火車站前坐到溪心寮，票價八元，然後步行半小時可達瀑布觀光區，據說此地區已被私人申請列爲觀光區，唯設備尙未齊全，因此政府尙未准予開放收門票。瀑布有三處，若走遍約一小時，現在是枯水期，所以看不出怎麼壯觀，最上的瀑布稱觀音瀑布，最壯觀。對面山下一小屋，疑是民家，及至通過吊橋走近一看，原來是新蓋的一所簡陋的寺廟。但往廟出入口叉路上，沒有一點標示牌，誰也不知道這裡有一座廟宇。後來我們建議看管廟的老先生，若在路口立一個標示牌，讓遊客都知道這座廟，才會逐漸熱鬧起來，可是這座廟還沒有名字，如何寫標示牌呢？問老先生此山名叫鳳凰山，即建議取名爲「鳳凰寺」。邱年永使用刷子蘸了紅油漆，替他在吊橋樑架上寫下了「鳳凰寺」三個大字，並劃一個箭頭作爲指標，左下方並記：「己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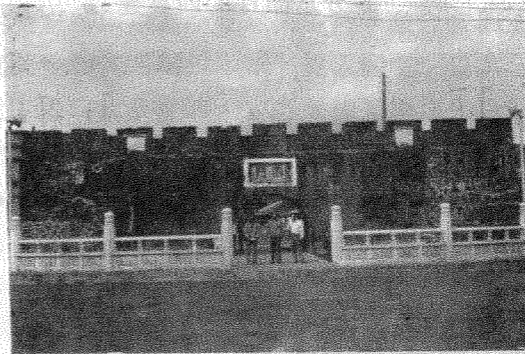
我們從溪心寮起，走至瀑布地區，再折登鳳凰山管真寮（擬音，地名，管真者，芒草類也）回到水道（水源地），一路上採到張永勳所要的瓜葉馬兜鈴、薑黃草，另外有釘地蜈蚣、黃精、香莢蘭、走馬胎、柚葉藤、月桃、菊花木、田代氏澤蘭、山素英、蜘蛛抱蛋、沿階草、風藤、龍鱗草、鹿藥、牛乳房、三葉五加等二十餘種。

### (四)十天辛勞不白費，調查採集滿載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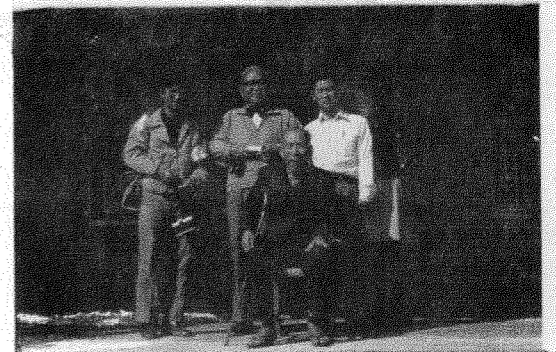
十天的恒、屏、嘉地區採集藥用植物標本及調查省產藥材加工，出入深山遍野，倍受辛勞，早出晚歸，並無一點空閒，採得藥用植物標本二百餘份，觀摩調查藥材加工廠計三家，

調查省產藥材加工的種類和方法，乃是此次出差的一大收穫。由於學校的經費困難，加以個人平時工作忙碌，此次得以“四南部各地調查採集，機會實在難得。從實際調查所得進行學術研究，使中國藥材研究工作得以逐步推展，這種工作實在是件極有意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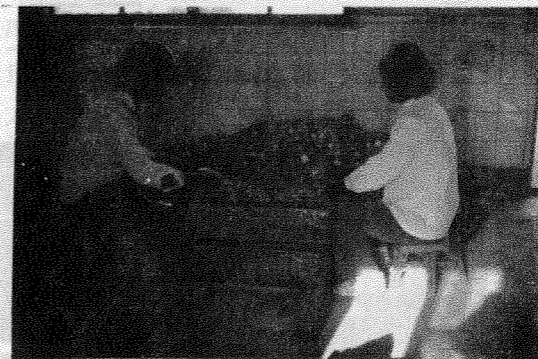
這次調查，把三處加工工廠的加工標本，山藥、葛根、枯樓根、乾薑的加工方法和加工前的生品，都蒐集齊全，以供謝明村學位論文研究之需，同時並爲張永勳、趙歲莉、陳忠川三篇論文研究，順便採了一些標本，收穫是很令人滿意的。（65、3、17脫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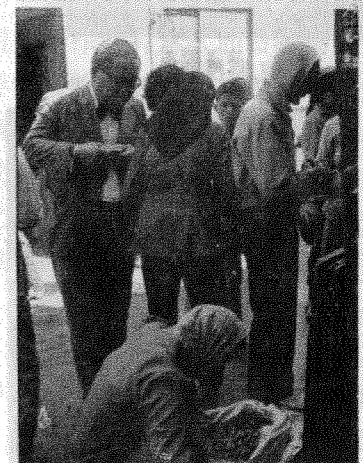
1. 恒春古城—南門



2. 與洪時鐘老先生合影



3. 山藥加工削去粗皮之情形



4. 恒春檳榔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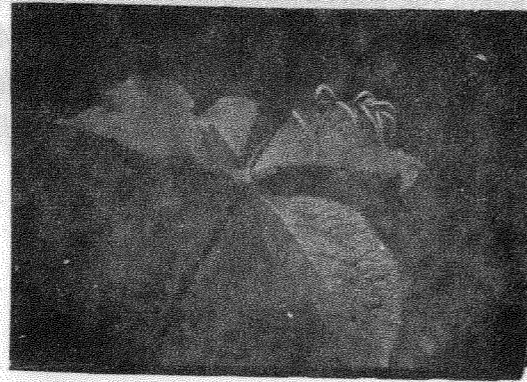
5. 恒春山藥



7. 東源採藥



9. 三界村之宏興藥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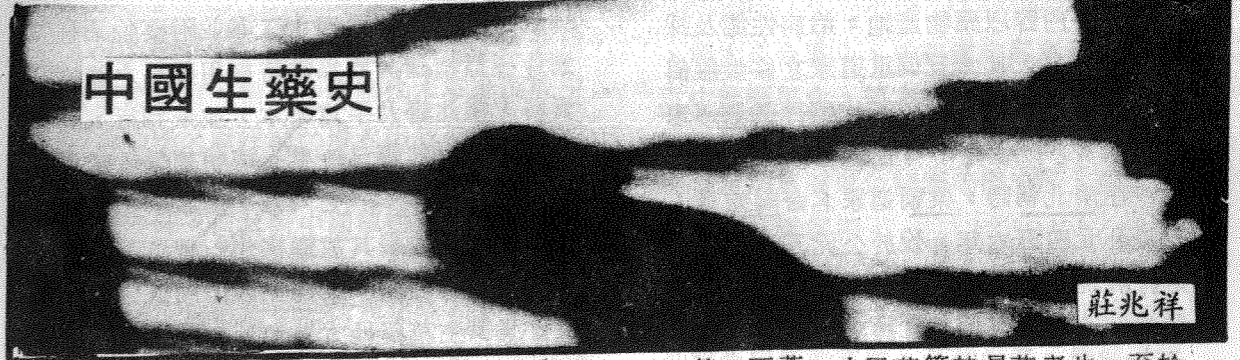
6. 分水嶺採的四葉蓮



8. 屏東公路兩旁的椰樹



10. 嘉義南庄之山藥加工廠



# 中國生藥史

莊兆祥

治病藥物種類繁多，其資源包括動植物礦物及自然界一切可供服用之物品，惟生藥則以植物及動物資源為主，凡草根木皮乃至羚羊之角敗鼓之皮皆生藥也。我國生藥原料以草木類佔絕大多數，故自昔研究藥物書籍通稱爲本草，更以國土幅員廣大，人口衆多複雜，中藥歷史尤爲悠久奧秘，今後所宜努力研究者也。茲僅依歷代沿革略說如下：

1. 我國民族發源於西北河源地帶，在太古時代，人民逐水草徙居，由於日常狩獵畜牧所觀察各種動物患病時喜食某種植物，或本身偶然服食經驗獲效，累積傳聞口授而成爲一種生藥知識，其過程大約與世界各地古老民族如埃及印度所經驗者相似，而五千年前之神農氏殆爲此中之先驅者焉。
2. 鑑於軒轅黃帝時代始有文字可紀，歷堯舜禹湯之間，生藥記錄可能專靠刻石彫骨爲主，但迄今尙罕有留存之報告，其詳不可得而知。春秋戰國時代，鍼灸與藥物並行，生藥名稱之見載於當時書志者，僅有艾，桔梗，董（附子），茜草，柴胡等一二十種而已。
3. 漢唐時代，由於征服西域諸國，佛教東來，印度沙門大師及波斯大秦乃至東南亞各國商販沿水陸兩途而至中國，其中傳來藥品當不在少數，胡椒，鶴蟲，薑

黃、豆蔻，大風艾等其最著者也。至於我國土產藥物亦由周秦以前之局限於河南，山西，陝西各省所產者逐漸擴展至江浙湖廣閩粵地區，其範圍大爲增廣矣。4. 元明以後，我國勢力更向西方擴展，遠至歐洲南美各地之藥物大都與海舶俱來，煙草，鴉片，花旗參，金雞納等是其例也。近百年來更是偶然由外國傳來而歸化成爲野生在我國各地者，例如含羞草，臭花草，冰糖草，鹹蝦花，土荆芥，同瓣草等生草藥在香港原爲百年前由南美輸入之觀賞栽培植物，今則淪爲山野雜草，隨處可見，而戰後之假向日葵（原產墨西哥）薇甘菊（原產巴西）正以迅雷疾風之勢蔓延港九矣。

以上爲中國生藥起源與變遷之概況，至於生藥研究工作更有悠久而日趨精密之歷史，其詳情均收載於古今本草及藥學書中，茲僅略述如下：

我國古代傳說雖以神農氏爲最早發明生藥之始祖，今尙有神農澗（在河南省懷慶府溫縣），神農原藥草山（在陝西省咸陽縣），神農嘗藥鼎（在山西省太原府神釜岡）等遺蹟，但當時未有文字可記，故出之傳聞口授而已。直至後漢三國時，名醫華陀之弟子吳普與李當之始有著書解說藥物，吳普編集神農本草經三卷，是爲中國最早期之藥典，收載動植礦物共三百六